



之 基 斯 洛 杜

逃 脫

著 基 斯 洛 杜

譯 雲 仲 樊

LEON TROTZKY

MY FRIGHT FROM SIBERIA

TLD BY C. Y. VAN

海 上

司 公 書 圖 東 遠

PAN



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

MEMORIAL

FOR THE

MEMORIAL

LIBRARY

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

1954-1955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

1954-1955

杜洛斯基之脫逃

杜洛斯基原著
樊仲雲譯

一九二九年一月初版

杜洛斯基之脫逃

實價大洋六角

版權
所有

原著者 杜洛斯基

翻譯者 樊仲雲

發行者 遠東圖書公司

總發行所 遠東圖書公司

上海北四川路北
寶興路二二六號



杜洛斯基之畫像



杜洛斯基九歲時在奧特薩學校之肖像



杜洛斯基第一次流配於西伯利亞時之肖像



杜氏掌政時之肖像

譯者序言

列寧的名字，在我們中國這幾年來，可說已鬧得沸沸騰騰了。他是手翹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(U.S.S.R.)的英雄，是首對資本主義的世界投擲巨彈的怪傑，他的被一般人——尤其是蘇俄人民推崇，視為如天神樣，這是應當的。然而有一個與列寧締造蘇俄的功勳相並，我們說起來常把他們倆列舉在一起的，有些人或者不十分明白罷。這是誰？便是本書的原著者杜洛斯基。

杜洛斯基 (Leon Trotsky)，這個猶太人，一九〇五年秋

季，二十五歲的時候，他是聖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的議長，一言一行，權力高過沙皇，俄國宰相要拍電報，得請求他的允許。到了一九一七年的秋季，他又是該地蘇維埃的主席，在戰地上是列寧的將軍，他號召聖彼得堡的工人與兵士，舉起十月革命的旗幟。一九一八年，他雖然不曾習過軍事，但他實是組織飢寒疲憊的俄國人民，成爲有名的「紅軍」，以與世界各強國的軍隊作戰的。不但此也，他還是當世最偉大的演說家，他的關於文藝批評的書籍，是與政治經濟的著作同樣爲人傳誦的。杜洛斯基便是這樣一個多方面的人物！

現在我還是簡略的來講他一點歷史罷。

他以一八七九年生於南俄地方的農家，幼嘗肄業於奧特

薩(Odessa)小學校，到七學年時，轉學尼科來夫(Nikolaev)，此時，即抱革命思想。畢業以後，加入南俄工人同盟，努力工人運動，後被捕，流配伊爾庫次克(Irkutsk)。一九〇二年，逃至海外，在維也納得與愛特來(Victor Adler)相識。其後，轉至倫敦，在一九〇五年以前，他繼列寧之後為Izvestia報主筆，往來宣傳於歐洲各大都市之俄國大學生及工人間。一九〇五年革命，被選為聖彼得堡蘇維埃的議長。十二月三日與聖彼得堡蘇維埃之代表，共判處流刑，發配西伯利亞。一九〇七年二月，途次勃雷所夫，冒險脫逃，亡命倫敦。本書所述，即其當時的經過。同年夏，出席共產黨大會，復轉至奧國，主持 Pravda 報，屢攻擊列寧及其主義。一九一六年二月，自

法走西班牙，而又以被迫渡美。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歸國，途經加拿大，被拘留了一月，卒以聖彼得堡蘇維埃之要求釋放歸俄。富克倫斯基政府時，杜洛斯基與多數派列寧共事秘密運動。同年九月，第二次被選為聖彼得堡蘇維埃議長。十月革命發生，他是革命的指揮者，任聖彼得堡革命軍事委員會長，以武力推翻臨時政府。後轉任外交人民委員，當對德和平會議之衝，以不願妥協，致引退之德軍又復進兵。他既辭外交人民委員職，乃轉任海陸軍人民委員及革命軍事會議議長。第六次共產黨大會以來，繼續為共產黨中央委員及政治會議委員。一九二四年後，因與斯大林為首之幹部派意見衝突，在蘇俄目為反對派領袖。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共產黨大

會，開除黨籍，今年春復判處流刑，發配土耳其斯坦，即我國新疆邊境。杜洛斯基這樣眼見着革命的成功，而自己却又到冰天雪地之區過荒涼孤苦的生活，我真不知道他此時的感想又是怎樣了！

英雄造時勢，時勢亦造英雄，俄國革命倘若沒有列寧與杜洛斯基，現在的情形，當然大不相同。即其不然，沒有了杜洛斯基，他在逃脫西伯利亞的路上被捉住槍斃了，俄國革命，怕亦要與現在兩樣罷。列寧先死了，在後世留着英名，給人像神似的崇拜着，然而共同努力革命的杜洛斯基，却在配所過孤苦的生活。或者說，凡是傑出之士，當其生時，無不困苦顛連，受人譏笑，洎其既死，一般人乃始認識其偉大。

真是這樣的麼？世人的眼光難道真是這樣短淺的麼？我懷疑，然而事實却又使我不得不這樣相信呢。

解題

——Malcolm Campbell

原 书 空 白

『俄國經由滿洲謀擴其勢力於朝鮮……自然，俄國民衆對於此席捲地球之半的困難事業是莫明其妙，而賢明的俄國政治家亦反對這種愚妄的侵略；但是有一羣財政的野心家，大公們與他們的族兄都在內，包圍着沙皇。他們對於滿洲與中國的侵略，抱着很深的希望，他們決不願意撤兵。於是遂引起了大批的日本軍隊渡海以至旅順及朝鮮，俄國則由西伯利亞鐵路輸送無數列車的農民，使之暴骨於遼遠的戰地。

『俄軍之統率既不良，供應又不行，海陸兩軍遂全敗。